

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/ 都市专栏

让思想拐个弯

知识分子的含义和形象,几十年来,变化最大。

我读中小学的时代,初中毕业、高中毕业,甚至没毕业,都会安上个知识的帽子,所以,插队的叫知青,回乡的则称返乡知青。那时的农村文盲占很大比例,有的地方连高小毕业生都有可能成了全村的“知识分子”。其实,没有知识,也分时代,在我插队的那个村子,20多位知青中有人读不下来的人民日报,有人写不出一封完整的家书,还有人与文盲差不多,而一位曾读过3年私塾的村里人,却是我们公认的有知识的人。

过去的知识分子,戴眼镜是特征,手不释卷也是普遍的模样。在厂矿,戴眼镜的大都是技术员,深度眼镜基本就是工程师了;学校和研究所里,总务部门的人很少有戴眼镜的;而马路上遇见个戴眼镜的,多半会被形容为“一个

知识分子的形像

◆ 顾土

知识分子模样的人”。知识分子家里再逼仄,也会摆两个书架,如果是大知识分子,那就会拥有书房了。一个从早到晚不埋首书案、不为读书而熬夜的人,没有人会联想到知识分子这个称呼。

如今,什么才是知识分子,或者知识分子是个什么形象呢,已经没有人能说清楚了。戴眼镜的人尽管越来越多,从小学开始,个个都成了近视,而且度数日益加深,但这并非读书的结果。本科毕业生恐怕已经不好意思再叫什么知识分子了,因为满眼都是研究生,硕士、博士,连博士后都不再稀罕。即使本科没正经读过,也不妨一步跨过,来个在职研究生,还能免去上学读书之苦,赚钱、升迁、学历,都不耽误。

按理说,硕士、博士无论如何都应该算是知识分子了,可是,硕士和博士不读书或读书不多的,

与日俱增。手不释卷的日趋减少,手不释手机、眼不离电脑的,正在成为主流,靠上网而照样可以满腹经纶的,当然也不能不叫知识分子,但是,多数人泡在网络里,似乎也不是为了知识,聊天、交友、看八卦、玩游戏,好像更多一些。过去的知识分子都盼着有个属于自己的书房,屋里自上而下堆满了书籍,是他们憧憬的未来,30多年前舆论还为此一再疾呼过;而今天,书房不再是奢侈品,连开发商都会在房子里设计出个书房当招牌,可惜,书房里有书的并不多,或者摆着书从来不看的占多数。

博览群书,已经成为知识分子的遥远过去,我认识的很多硕士、博士,专业以外的知识一概不知,自己记事之前的事情一律不晓。有的硕士、博士向我感慨:读书的实在太少。可是,既然读书太少,硕士和博士又从何而来?

本埠生活录

之一,“本埠生活录”不知不觉写了六七年有余,身边友人,个个倒霉,里三层外三层,一个不漏给横扫着写了数遍。被拧被瞪眼,被质问被生气,被字字句句仔细核对然后拍案一下两下三下,好像是常有的事情我都已经非常习惯了。写字人不写你们,还妄想写谁呢?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,古人写来写去,亦是写圈中死党不是吗?

这日斗胆,写了死党女友一句微乳细骨妇人身材,写完心虚得腰细。拣个月明星稀的上等清夜,小心翼翼在微信里问,darling,有没有动气啊?写依微乳细骨。女友快手微回来,崇高赞美,开心极了。八个大字看完,我的一粒颤抖的心,总算安放到了肚子里。想想换个女人,如此公然写伊微乳细骨,不跟我暴躁才怪呢。

说真的,身边女子,十个有八个半,出门盛装,热衷把唐僧肉垫高三寸,弄得比好菜坞还翘比红磨坊还挺,一桌子安坐下来,粗粗扫一圈,啧啧,肉气腾腾,俗丽滚滚,状况非常夜总会。

微乳的妩媚,细骨的玲珑,寸寸精致,骨骨甜柔,有细沉沉的含蓄,亦有妖滴滴的娇容。粗犷肥满的唐僧肉,人人都懂,珠宝柔滑的微乳细骨,呵呵,可就不见得了。

没人教的苦

◆ 石磊

看美式电影长大的一代男女,家里若是没有长辈教,哪里会懂这一口呢?

之二,阴霾天气,独自懒在屋里,新得手的摇滚乐,震天作响,炸得地板微跳。如此状况中,竟然还听得见电话铃声响。抓起来一听,是友人打来,劈头就是认错。darling 依统统都是我。一遍没有听明白,愣在当地一言不发,害人家不绝如缕连讲了三遍。如此流利的认错来自男人,我是真的吓了一跳。从来跟男人吵嘴,大大小小的胡闹,事后得到的道歉,都是拐弯抹角若有似无的一句带过,或者带件小小娇媚的礼物无语婉转献一献,亦就装死装活地遮盖过去了,这样拎起电话一落千丈的错错错,真的吓到了我。于是整顿心肠,小跟人家推心置腹了半半天,小小的誓言,亦细声细气发了下,真真该死至极。

很想跟伊讲,darling,人到中年,跟女人认错,已不是小辰光跟中学老师认错,不作兴如此没心没肺轻嘴薄舌直言到底。我不知道,男人一路长大,若是家里没有长辈教,这样的细节,是不是天生就会圆融懂得?还是真的需要慈母严父一字一句耳提面命?

之三,跟女友喝茶,听伊幽默

抱怨,昨日跟个北大毕业的女孩子吃饭饭,苏州小女子,读文学的,做记者,吃起东西来,啧啧有声响彻云霄。整整一顿饭,女友忍无可忍从头的再忍。饭后小愤怒,怎么北大毕业的女孩子,就没人教教伊怎么吃饭的?听完了除了无语,还能说什么呢?总不能把北大揍一顿。

总是想得太多

一点旧一点新

◆ 戴蓉

据说西方有个古老习俗,新娘在婚礼当天,装束中如果有一点旧、一点新、一点借来的和一点蓝色的东西,会给她带来好运。

一点旧一点新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好选择。常去逛的小店,一年到头都有白衬衫、V领衫、及膝裙和铅笔裤这些衣橱里必备的基本款,时不时又有新潮的款式。乍暖还寒的春天,泰丝的上衣已经挂出来,小立领下摆立体剪裁,淡金的底色上绘着枣红图案。于是,希望不出错时有保守的选择,想别出心裁也找得到亮点。

到了手指轻轻一点就可以随手把喜欢的歌曲统统打包下载的时代,有些人还是喜欢收听电台歌曲。你不知道主持人要推荐什么,忆的又是哪一年的旧。自家硬盘里成百上千的曲目,就是没有那种“被安排”的随机和惊喜。生活中需要自己做主的事也太多了,偶尔糊涂轻快地听一听旧曲新词是让人心里一松的事。那首新近流行

起来的歌渐渐可以哼上几句,而记得太深又忘得太久的那一首,从收音机里流淌出来,几乎想拍自己问一声“别来无恙”。某日站在阳台上晾衣服,听到熟悉的一把旧嗓音,突然记起这首歌当红的一个傍晚,把手插在裤子口袋里一个人踱到街对面去吃面的情景,那夜的风又习习地吹了过来。时光究竟是哪里去了?

深谙传统之美却把高科技玩得纯熟的人让人迷恋。一个口袋里揣一块手帕,一个口袋中斜插着新款手机的不算,我说的是那些背着新式的摄影器材去荒僻之地寻访古庙,用先进技术来保护、修复文物和古书的人。难怪最新007中的特工,早已摆脱僵化形象,只懂得坐在博物馆中欣赏透纳擅画的光线和水汽,又是一流编程高手,如此才让人甘心俯首称臣。

老的是心底的“道”,新的是技艺和求索追寻的方式。

在中心的边缘

水果吧

◆ 南妮

气温像过山车,上蹿下跳,突然升温十多度,从冬天一下就到了初夏。穿薄棉袄的有,穿短袖短裙的也有。

水果吧前排满了队,平时没有什么人,现在生意空前好。高级百货大楼里的食品是不是可靠一些?以前买时间收钱的前台小姐:“你们洗水果吗?”知道这样问很白痴。“当然洗啦!要不我们还在这装水龙头?我们的果汁也不掺水的。你可以在榨的时候参观噢!”小姐倒是态度不错。

戴着白色帽子的榨汁的小伙子很年轻,动作利索,表情严谨,还戴着口罩,手上是一双一次性的塑料手套,专业又敬业的样子讨人喜欢。

顾客突然爆增的时候,榨汁的工作人员多了一个,口罩手套统统不见了。他们忙得不得歇口气,但队伍却不见缩短。原来,几十杯红红绿绿的果汁是做给外卖的。排队等的人便嚷嚷着吵起来。天热,人的耐心便差。

苹果橙汁,香蕉牛奶,雪梨木瓜,石榴汁,西瓜汁,草莓汁,猕猴桃配椰汁……饶有兴味地瞧着有人要猕猴桃配椰汁,这东西喝起来是什么味道?想必点它的人自有主张。绿色加白色,瞬间变成了浅浅的黄。榨汁机清洗吗?水果新鲜吗?拜托脑子不要转那些念头,五彩果汁充满视觉,显示日子很好过的样子。人手一杯,心满意足。

所有的健康建议,医学书,保健

条例,都说水果的营养如何好,人体如何缺少不了水果。吃水果简直如同吃饭一样必需。尤其是家有小孩,即使自己嫌吃水果麻烦,也必须将这每日水果视作头等大事。

水果就像男人,女人的生活或许需要男人,但完美的男人却少之又少。完美的水果同样如此。西瓜不甜。苹果不香。香蕉味同嚼蜡。石榴没有耐心。草莓浇农药压根不碰。火龙果奇形怪状不敢吃。梨子跟白开水差不多。桔子干干瘪瘪没见过有什么汁水。猕猴桃要不硬得像石头,一旦软了离烂也近了。橙子弄了老半天,那个滋味绝对辜负你的功夫。节日的时候,好闺蜜特地从专卖水果的网站快递了一箱进口水果给我,价值不菲。打开一看,气势汹汹的大礼盒,有四五个小塑料袋分别装了四个橙子,三个柠檬,六个猕猴桃,一个火龙果……奄奄一息的,垂头丧气的,不知在海关呆了半年,还是在地窖藏了数月,不用削皮动刀,可以直接进垃圾筒——气炸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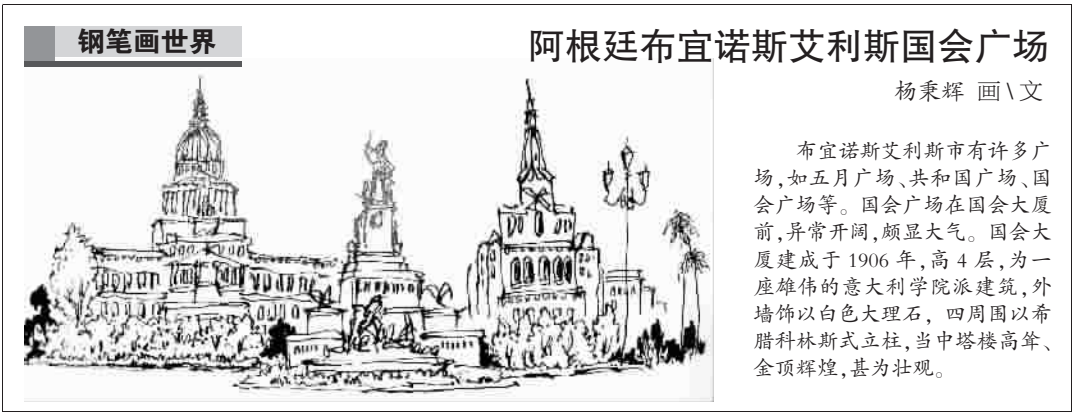
“水果还没吃吧?吃掉碗里我给你弄的噢!”

吃水果像检查小孩的功课,是每日临睡前痛苦的必需。

于是,这一天,端着缤纷的果汁,放学时守在学校的门口,犹如捡了一票那样轻松。

到了晚上睡前,习惯性地问:“水果吃了噢?”

“吃了!”“吃了!”——母女俩都无端地大为高兴。



铜笔画世界

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国会广场

杨秉辉 画\文

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有许多广场,如五月广场、共和国广场、国会广场等。国会广场在国会大厦前,异常开阔,颇显大气。国会大厦建成于1906年,高4层,为一座雄伟的意大利学院派建筑,外墙饰以白色大理石,四周围以希腊科林斯式立柱,当中塔楼高耸、金顶辉煌,甚为壮观。

西南的琐事尘语 纳库鲁路边的房子

◆ 洁尘

在肯尼亚,有两个地方算是我计划中要造访的心水之地。一个是内罗毕郊区的卡伦·布里克森故居,另一个是纳库鲁。前者于我是柔情惆怅,与《走出非洲》的阅读经验观影经验相对应;后者于我则是阴郁迷离,原因还是阅读经验观影经验——因为那部苦涩悲伤的《不朽的园丁》。计划都实现了。卡伦故居去了,纳库鲁也去了。

纳库鲁是肯尼亚第五大城市。城市没什么看头,目的地是纳库鲁国家公园。这个公园的主体部分是纳库鲁湖,全世界有名的鸟类保护区,栖息着450种禽鸟,其中最有名的是火烈鸟。

火烈鸟喜欢结群,鸟体的主羽为白色中透着玫瑰红,飞羽是黑色的,腹羽是深红色的。是非常艳丽的一种鸟。每年年底到次年3月,是纳库鲁观赏火烈鸟的最佳时期,那时,火烈鸟遍布纳库鲁湖面,一片粉白,如果它们一起腾飞,腹羽呈现出来,天空便被染成深红。我去的时间是8月,当然看不到如此壮观的景象。不过,就是这样的淡季,湖面上聚集的火烈鸟也比我想象的多得多,那景象还是挺壮观。不过,我没能看到它们群起腾飞的绝妙美景。

纳库鲁市区没什么看头。但国家公园所在的纳库鲁镇实在是很有

意思。镇上朝向路边的房子外墙上都画了画。这些房子都是尖顶的铁皮屋顶平房,十分简陋,但这些房子在朝向路边的整个外墙上都画满了画,配以房子与房子之间的绿草杂树以及在晾衣绳上飘扬着的衣服,就有了一种特别欢喜特别饱满的感觉。

这些墙画大多以动物为主题,也有一些人物或景色的描绘。用色都十分艳丽,笔法粗犷鲜活,一看就有民间工匠的元气和创造力。我特别注意几幅画。一幅是两个老人与狮子并置在画面中间的头像,像是三个德高望重的头领在一起合影,旁边有一句话,“Born Free”,生而自由。有一幅墙画是一个大笑着的黑人妇女肖像,她头上戴着一个巨大的红色头结,胖胖的,很滋润,看上去非常的简单快乐,非常的非洲。

我注意到有一幅墙画上画的是一只天堂鸟。我赶紧拍下照片。就在当天,我在纳库鲁湖边见到了真正的天堂鸟,我看到了两只,十分斑斓,在草丛中安静优雅地觅食。同行的华人朋友在肯尼亚已经住了20年了,他十分惊奇地对我说,天堂鸟很不容易见到的。都说见到天堂鸟的人有福。你太幸运了,你居然在今天看到了,太有福气了。

那天,恰好是我的生日。的确很幸运。